

Martin Walser

Ein fliehendes Pferd



对于小说家来说，观点犹如短路。——马丁·瓦尔泽

逃马奔

〔德〕马丁·瓦尔泽 著
郑华汉 李柳明 朱刘华 译

Novella

中经典

Martin Walser

Ein fliehendes Pferd

惊马奔逃



瓦尔泽 著
朱刘华 译

W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惊马奔逃/(德)瓦尔泽著;郑华汉,
李柳明,朱刘华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外国中篇小说经典)
ISBN 978-7-5321-4986-5

I. ①惊… II. ①瓦… ②郑… ③李… ④朱…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6627 号

Martin Walser

Ein fliehendes Pferd

Ein fliehendes Pferd ©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78
Meßmers Gedanken ©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85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3-412

总 策 划: 黄育海 陈 征
出版统筹: 陈 丰

策划编辑: 任 战
责任编辑: 于 晨

封面设计: 董红红

惊马奔逃

〔德〕马丁·瓦尔泽 著
郑华汉 李柳明 朱刘华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箱:csle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e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5.5 字数 101,000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986-5/I·3915 定价:22.00 元

中篇小说的“合法性”

——“中经典”总序

毕飞宇

在中国的当代文学里，“中篇小说”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依照长、中、短这样一个长度顺序，中篇小说就是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一个小说体类。依照“不成文的规定”，十万字以上的小说叫长篇小说，三万字以内的小说叫短篇小说，在这样一个“不成文”的逻辑体系内，三万字至十万字的小说当然是中篇小说。

然而，一旦跳出中国的当代文学，“中篇小说”的身份却是可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告诉我们，尽管《阿Q正传》差不多可以看做中篇小说的发轫和模板，可是，《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的时候，中国的现代文学尚未出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

如果我们愿意，跳出汉语的世界，“中篇小说”的身份就越发可疑了。在西语里，我们很难找到与“中篇小说”相对应的概念，英语里的 Long short story 勉强算一个，可是，顾名思义，Long short story 的着眼点依然是短篇，所谓的中篇小说，只不过比短篇小说长一些，是加长版的或

加强版的短篇。

那一次在柏林，我专门请教过一位德国的文学教师，他说，说起小说，拉丁语里的 Novus 这个单词无法回避，它的意思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事件、人物和事态发展，基于此，Novus 当然具备了“叙事”的性质。意大利语中的 Novella、德语里的 Novelle 和英语单词 Novel 都是从 Novus 那里挪移过来的。——如果我们粗暴一点，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些单词统统翻译成“讲故事”。

德国教师的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传统是重要的，在西方的文学传统面前，“中篇小说”这个概念的确可以省略。姚明两米一六，是个男人；我一米七四，也是男人，绝不是“中篇男人”。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小说家需要对西方的文学传统负责任么？不需要。这个回答既可以理直气壮，也可以心平气和。

我第一次接触“中篇小说”这个概念是在遥远的“伤痕文学”时期。“伤痕文学”，我们也可以叫做“叫屈文学”或“诉苦文学”，它是激愤的。它急于表达。因为有“伤痕”，有故事，这样的表达就一定比“呐喊”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篇幅。但是，它又容不得十年磨一剑。十年磨一剑，那实在太憋屈了。还有什么比“中篇小说”更适合“叫屈”与“诉苦”呢？没有了。

我们的“中篇小说”正是在“伤痕文学”中发育并茁壮起来的，是“伤痕文学”完善了“中篇小说”的实践美

学和批判美学，在今天，无论我们如何评判“伤痕文学”，它对“中篇小说”这个小说体类的贡献都不容抹杀。直白地说，“伤痕文学”让“中篇小说”成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到晚生代文学那里读到中篇佳构的逻辑依据。中国的当代文学能达到现有的水准，中篇小说功不可没。事实永远胜于雄辩，新时期得到认可的中国作家们，除了极少数，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拿得出手的好中篇。这样的文学场景放在其他国家真的不多见。——中国的文学月刊太多，大型的双月刊也多，它们需要。没有一个国家的中篇小说比中国新时期的中篇小说更繁荣、成气候，这句话我敢说。嗨，谁不敢说呢。

说中篇小说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特色，这句话也不为过。

当然，我绝会说西方的中篇小说不行，这样大胆的话我可不敢说。虽然没有明确的“中篇”概念，他们的“长短篇”或“短长篇”却是佳作迭出的。我至今记得一九八三年的秋天：《老人与海》让我领略了别样的“小说”，它的节奏与语气和长篇不一样，和短篇也不一样。——铺张，却见好就收。

所以说，“合法性”无非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它始于“非法”，因为行为人有足够的创造性和尊严感，历史和传统只能让步，自然而然地，它“合法”了。

致中国读者

马丁·瓦尔泽

所有的读者是一个集体。我们这些读者不满足于世界本来的样子，因此我们读书和写作。我凭经验得知：读书是写作的另外一种方式。谁读一本书，他就是在为自己写这本书。书所提供的东西，并不比音乐提供给演奏者的乐谱更多。而只有通过演奏者，音乐才成其为音乐。

幸亏有各种彼此并不同源的语言。人们由此可以看到，用语言所表达的东西，要比语言本身更加具有共性。这就是说：人们互相之间要比他们的语言更加接近。什么东西是甜的或者苦的，轻的或者重的，这是一种我们共有的经验，即使词汇在不同的语言中没有显露出这种共性。我们相互之间的理解要比我们的语言所允许的猜想更好。但是，我们需要翻译家。我尤其感谢他们。

目录

惊马奔逃	.001
梅斯默的想法	.105
瓦尔泽与他的小说《惊马奔逃》	.153

惊马奔逃

有时，人们读到一些中篇小说，书中某些人物的生活观点全然相左。此类小说乐于以其中一人说服他人而结尾。于是，观点无需阐明，而读者对于他人被说服的这一历史结果，却获得了丰富的了解。这些文稿不进行这方面的说教，我把此视为一项成功。

——克尔恺郭尔^①：《非此即彼》

—

突然，萨比勒从散步的人流中挤出来，朝一张空桌走去。赫尔穆特觉得，这家咖啡馆的椅子太小，他坐不下，但萨比勒已经坐下。他还从未坐过第一排的位子。紧挨着两边来往的人流，什么也看不见。他倒想坐得离墙壁尽可能近些。奥托也已蹲下，趴在萨比勒的脚边。它还在仰望赫尔穆特，似乎想说，只要赫尔穆特还没坐定，它随时准备挪窝儿。可萨比勒已经要了咖啡，把一条腿绕到另一条腿上，脸上流露出专门做给赫尔穆特看的愉快表情，注视着湖滨大道上懒散杂乱的人群。他也再次把目光移向那些擦肩而过的散步的人。虽所见不多，但仍感太杂乱。对那些袒胸露臂、衣着色彩鲜亮、皮肤被阳光晒成褐色的人，他感到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渴望。看起来，这里的人远比自己家乡斯图加特的人要漂亮得多。但他倒不觉得自己变漂

① 克尔恺郭尔（1813—1855），丹麦著名宗教哲学家。

亮了。他反而觉得，倘若自己穿上浅色裤子，那样子一定非常可笑。倘若他不穿夹克衫，那人们在他身上看到的，也许就只是个大肚子。八天之后，他对此也许会毫不介意；可在度假的第三天头上，就像晒得发红的皮肤仍让他关切一样，他还做不到那样超脱。八天之后，萨比勒和他的皮肤也许会晒成褐色。到目前为止，阳光在萨比勒身上只是引起皮肤上每个褶皱和每个疤痕的肿胀。尤其是现在，萨比勒愉快地注视着散步的人们，他的样子显得格外滑稽可笑。他把一只手放在萨比勒的小臂上。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端详那些由手臂、腿和胸脯所组成的人群呢？待在度假公寓里该多好，那儿，也不会像在这条既多石又无树木的湖滨大道上这样炎热。这儿，有一半的人怀着浓厚的猎奇心理，从你身旁走过；很快，众目睽睽就酿成了灾祸。所有从这里走过的人都年轻了。现在，要是待在公寓的笔直的栅栏后面该多么好啊。他们来这里三天了，而三个晚上他都不得不跟着萨比勒进城。每次都要到这条湖滨大道来。她觉得观察人们很有趣。这倒也是，不过只是他无法忍受而已。他本打算阅读克尔恺郭尔的日记。他带来了克尔恺郭尔的全部五卷日记。瞅着吧，萨比勒，要是他只读完四卷，那就有你倒霉的了。他根本不了解，克尔恺郭尔在自己的日记里记载了些什么。真是难以想象，克尔恺郭尔居然在日记里记载了一些个人的事。他渴望着进一步了解克尔恺郭尔。也许，只是为了使自己能够有所失望，他才产生如此渴望。这种在阅读克尔恺郭尔日记中产生的每

日数小时的失望，如同度假中的下雨天气一样，被他视作一种享受。假如像他所担心的那样，这些日记不允许人们了解（其实他倒更希望真的是那样），那他进一步了解这个人的渴望会变得更大。一本日记不可能不记载个人的事情，不可能没有吸引人的地方。他必须告诉萨比勒，从明天起，晚上的时光，他将只待在度假公寓里。他简直气得要发抖。他坐在这儿的小椅子上，傻呆呆地注视着人们，而他要是留在度假公寓里……

他不想把克尔恺郭尔的日记带到湖边来读。十五岁时，他曾干过这号事。他曾躺着把查拉图斯特拉^①的书放在肚子上阅读。他甚至还附庸风雅，读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②的法译本。

此时，萨比勒欣赏过路人的快慰在脸上化作了一丝微笑。这微笑便一直挂在她脸上。萨比勒的微笑使他感到很不自在。他抚摩着她的上臂。也许该相互说说话。一对日趋衰老的夫妻，坐在咖啡馆的椅子上，相对无语，注视着朝气蓬勃的散步者，这幅景象够滑稽可笑的了，或者够令人沮丧的了。尤其当妻子的脸上正呈现出那丝早已逝去的微笑时，就更是如此。赫尔穆特不愿让周围的人讨论萨比勒和自己，尽管这些议论是对的。周围的人对他和萨比勒有什么想法，这倒无所谓，他们想的也可能是错误的。一

① 古代波斯拜火教创始人。

②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几乎包括了尼采的全部思想。

旦他增强了他们那些错误的想法，他便感到欢欣愉快。隐瞒自己的真相，是他最喜欢的做法。在斯图加特，他必须承受由于邻里和学校里的同事及学生对自己了解增加所造成的压力。他的绰号“啄米鸡”一直跟随着他。这表明，人们已经准确地了解、看穿和抓住了他性格中的特征。每当证明学校或邻里对他了如指掌，熟悉他从未承认过的性格特点时，他都想逃开，远走高飞，一走了之。他们利用对他的了解，而了解得是否对，他却从来未置可否。为了对付他，使他屈服和就范，他们利用自己对他的了解。他们善于同他打交道。他们越是善于同他打交道，他就越是渴望重新不被认识、了解。如果有人对他一无所知，这一切尚属可能。可惜他并非始终这样清楚地了解这点。所以，他没有阻止过那些对自己的了解。现在，他就剩下逃避这一条退路。为此，他每年去度一两次假期。度假时，他试验采用表面上适合自己的面孔和举止方式，而将自己真实的性格特点避开世人的耳目，置于安全之处。使人无法了解、认识自己，成了他的梦想。他花费了很大精力，免使细长、尖削、四面都非常陡峭的山崖城堡成为持续的意识象征。一座超越诺依施万施泰因王宫^①的宫殿深深地印在他的想象之中。森林，他老是看见森林。他看到自己在森林中急行。他坐着纹丝未动，却感到自己在急速走动，越来越走进森林深处。谢天谢地，森林无边无际。无边无

① 位于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阿尔卑斯山的悬崖上，建于十九世纪，又称为新天鹅堡。

际的森林是多么完美。

是啊，他曾经想过当教师吗？现在有什么人想当教师吗？在这种不被认识、了解的渴望中，流露出想变年轻一些的愿望了吗？走上自己最初的岗位后，他在学生办的校刊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他至今还背得出来。当短文的字句重新映现在眼前时，他不由得哑然失笑，仿佛听到了一则伤害自己礼貌观念的笑话：

教师的热情

这是一种受到制约的感情，教师并没有完美地掌握它，却在竭力表现它。学生从另一方面更好地了解了这种感情。当他们在倾听教师的顽强演说时，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便学到了什么。学生们将终生牢记教师的可笑之处，并将怀着更大的虔诚来回忆。教师对逝去时光的回忆愈深沉，学生们就愈是肃然起敬。

他的笑意也许出于自己所持的疑虑，因为他不便讲这类事情。

在齐恩家房前下车，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十一年来，他们每年都有四周时间住在这幢房子的度假公寓里，在这里可以感受到，如何自创自演角色。

他在齐恩夫人面前的举止，早在十一年前他刚来到这里时就定型了，并且自此之后一直被视为楷模。在她眼里，

他性情开朗、健谈、需要休养、喜爱鲜花和动物，是位特别喜欢孩子、心地善良先生……

齐恩夫人盼望他所扮演的这个度假角色，并非由他杜撰而生。他只是根据自己的感受，按照齐恩夫人的喜好，举手投足罢了。此时完成的角色，并不使他多么愉快。自然，在他和萨比勒出现时，齐恩夫人脸上所露出的笑容与她本人毫无关系。其实这样更好。十一年中，她丈夫从未同他进行过稍长一点时间的交谈，同萨比勒倒是谈过。他和这位齐恩博士互不了解，形同路人。他曾对萨比勒说过，自己对这位齐恩博士，比其他所有人更有好感。他们俩不是有许多地方都相似吗？胖乎乎的脊背、圆滚滚的肚子、身体笨重。齐恩一家待人彬彬有礼。从这种稍微有点过分客气的礼貌中，赫尔穆特感觉到令自己最为惬意的疏远形式。他不想知道，齐恩博士是什么博士，为什么齐恩一家在湖边漂亮的房子里还一直出租度假公寓。他不想知道这些，正如齐恩一家不想了解他们家一样，以及为什么十一年里，他们一次也没有想到另选一个度假地。在这种度假关系中，最美好之处是相互的熟悉每年在增长，但相互间并不因此而亲近。他们始终没有越出这种共同基础一步。十一年前，不论是齐恩博士，还是他们，都有一条小西班牙狗；现在，不论是齐恩博士，还是他们，都有一条老西班牙狗。尽管如此，他仍想不出，还有比齐恩先生和齐恩夫人更加熟悉的人了。当然，他对他们的四个女儿，就像对其他人一样，也是敬而远之。啊，现在，他只想回到郊